

阅尽春色,看这里

编者按:春天的美,自古以来被无数文人雅士赞誉。现节选几段名家笔下的春天,以飨读者。

朱自清:《春》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

季羡林:《春满燕圆》

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林语堂:《春日游杭记》

到西湖时,微雨。拣定一间房间,凭窗远眺,内湖、孤山、长堤、宝塔、游艇、行人,都一一如画。近窗的树木,雨后特别苍翠,细草茸绿的可爱。雨细蒙蒙的几乎看不见,只听见草叶上及田陌上浑成一片点滴声。

村屋五六座,排列山下,屋虽矮陋,而前后簇拥的却是疏朗可爱的高树与错综天然的丛茑、蹊径、草坪。其经营毫不费工夫,而清华朗润,胜于上海愚园路寓公精舍万倍。

茅盾:《樱花》

在烟雾样的春雨里,忽然有一天抬头望窗外,蓦地看见池西畔的一枝树开放着一些淡红的丛花了。我要说是“丛花”;因为是这样的密集,而且又没有半张叶子。无疑地这就是樱花。

过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樱花树都蓓蕾了,首先开花的那一株已经浓艳得像一片云霞。到此时我方才构成了我的樱花概念是:比梅花要大,没有桃花那样红,伞形的密集地一层一层缀满了枝条,并没有绿叶子在旁边衬映。

陶渊明:《桃花源记》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王羲之:《兰亭集序》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纸上草色青

□ 桐城 疏泽民

草,根植于大地,生机勃勃;草,铺陈在纸上,满卷春色。那是故乡的草,生于原野,却被我移植到纸上,形成方块字。

小学四年级,开始使用钢笔写字。笔是新农村牌,塑料外壳;墨水是英雄牌,纯蓝或蓝黑两种。墨水属于易耗品,一瓶管不了一个月。那时候家里穷,没钱买墨水,我就往瓶里兑水,兑了水的字迹淡寡寡的,如同自己身上洗得泛白的中山装,怎么看都不顺眼。

放学后在山上放牛,打猪草。柔嫩的青草、野蒿、灰灰菜拔进篮子里,手上就染了一层浅绿。为验证浅绿是怎么染成的,就扯几根草叶,用掌心揉搓,用指头捻压,竟能挤出绿汁来。我灵机一动,何不将这些绿汁收集起来,当作墨水呢?

那时候我不知道哥伦布,现在想来,当时的惊喜程度相当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此后在山上放牛,我总要携带一只空墨水瓶,收集草汁。我选择那些肥厚的嫩叶、青扑扑的草尖,掐在掌心,反复揉捻,搓成团,用力挤压,浓浓的绿汁便从草团中榨出来,滴进墨水瓶。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一团草叶揉搓后,只能榨出一两滴汁液,要想收集一瓶绿汁水,得掐成千上万片草叶。草叶掐多了,我摸索出经验:柔嫩的水草汁液多,肥厚的蚕豆叶、马齿苋叶汁液多,草本植物、禾本植物

汁液多,它们,成了我掐摘的重点。

等不及将瓶子集满,我就洗空了钢笔囊管,吸了一管绿汁写字。笔尖落在纸上,写出来的字自然是绿的,它们如栽插的秧苗,如移植的绿树,如破土的幼芽,一行行,一列列,绿油油的,惹人喜欢。用青草汁做作业、打草稿,显得奢侈,我就用它来记日记,做读书摘抄。一页又一页的摘抄,如一畦畦葳蕤的庄稼禾苗,看着心里舒坦。将纸页稍稍倾斜,字迹颜色也跟着发生变化,犹如当今大额钞票的防伪变光。

翻开摘抄本,青葱一片,仿佛每一个字都是活的,有呼吸的,有生命的。它们汲取大自然的精华,移植于纸上,播种春光。不知不觉,我喜欢上了摘抄,感兴趣的古诗词、名人名言,随时摘录。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抄得多了,渐渐地都能背出来,作文也大有长进。摘抄本装进书包里,没事拿出来翻一翻。有次自习课上,班主任发现了摘抄本上的草色,得知是我用草汁书写,举起本子放映幻灯片似地站在讲台上—页页展示。自制的草汁墨水得到班主任的肯定和表扬,同学们齐刷刷地投来羡慕的目光,课后,他们围着我取经,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

不久,班上就多出了几十本摘抄,无一例外,上面的字迹全是青草色,犹如一畦畦百草园。

春天的山岗

□ 池州 石泽丰

是春天的风把山岗吹醒的吧?有人说不是,是春天的细雨声把山岗唤醒的;还有的这么认为,是立春后的一阵春雷把山岗吵醒的。不管什么原因让山岗醒了,山岗上的草儿、花儿都很高兴,它们在温柔的阳光,舒展着臂膀,满山遍野地疯跑。跑是跑不掉的,跑得再远,它们也还是在山岗的怀里。

收留我童年的山岗也不例外。它坐落在村子的西北角。好多年没有回去过,不知她现在的容貌如何?上次听说老家砍伐掉了一片树林,林地用于种植油茶,发展村集体经济,这使我特别地恐惧。紧邻那片树林的山岗,春天可放风筝、夏天可放牛、秋天可摔跤、冬天可晒太阳的山岗,是否安在?心有多急切,回乡的脚步就有多快。我决定立刻起程,回老家看一看。待我归来,山岗已经推平了,上面种上了油茶。对着山岗的方向,顿时,泪眼朦胧,我在心中呼喊:我昔日的山岗去了哪里?四下没有一点回声,油茶在风中摇了摇头。

远远地,我仿佛听见山岗在唤我的乳名,那是一个长者的声音,它脆弱、暖心。日后的梦境里,我多次在寻找这种声源,在四下无果时,我轻轻地走近山岗。我怀着尊敬的心情,去探望这位孤独的老人。她把我遗落在她怀里的欢乐,还有那断了线而挂在她脚下那棵松树上的风筝,全部交给我,表示再也不为我收藏。她说,她老了,现在收藏不住了,也该是还给我的时候了。我悲痛,我伤心。

山岗最让人留恋的是她的怀抱。春天到了,小草长出嫩嫩的芽来,在山岗上打几个滚,浑身沾满青草的气味。一些野花本想独自过来看看,没想到动作

太大,惊动了其他的花草,惊动了蜜蜂,惊动了蝴蝶,它们全都跑了过来,就像山岗上即将要举办一场盛会似的,谁也不愿缺席。这些野疯子,日子晴久了,脸上都落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但这没有关系,会有春雨给它们洗脸,为它们梳妆打扮。一场春雨过后,它们更靓了,显出了无限的生机,伸长着手臂,等待村庄上的一帮野孩子。

我是按捺不住寂寞的。我带着自己做的风筝,逃过父母的视线,闯进山岗的怀里。海兵也来了,海平也来了,大毛也来了,的毛也来了……我们把母亲纳鞋的尼龙线偷了过来,系在风筝上,看谁的风筝飞得最高。山岗仰着脸看,花儿仰着脸看,草儿也仰着脸看,就连跟在我后面的我家的小花狗也仰着脸在看。越往天空的高处,风力越大,我用纸糊的风筝尾巴被风吹断了,风筝头像喝醉了酒似的,连着向下翻跟头,直至栽向地面。小花狗箭一般冲到了风筝边,四只小脚把尼龙线乱作一团,海兵笑了,海平也笑了,草儿、花儿也笑得弯下了腰。这个时候,我才后悔我不该偷母亲的尼龙线,要是被母亲知道了,肯定会被狠狠挨批一顿。要是父亲在当面,他会抬起手抽打我,但母亲在一旁会劝着说:算了,算了,下不为例了。总是在这一次次的劝和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父亲体罚。

我相信,这些琐事,山岗都是知道的,她只是不说而已。她把我所有的事一一地收藏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等到我千里迢迢回来,她把这一切塞在了我回忆的背包里,一件不留地还给了我。她沉默在我的面前,不言,不语。

“锦上添花”的善意之举

□ 合肥 李慧珺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疫情阻击战牵动各行各业的心,也让很多企业主和个体房东十分揪心。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各企业纷纷陷入了“水深火热”中,摆在面前高昂的租金和人力成本让很多企业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作为房东也同样在面临“租金问题”时一筹莫展。如果租金免了,租户当然高兴,但自己损失惨重;如果租金不免,便会遭到“道德谴责”,这让很多业主不禁感叹“我太难了”。

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关于减免房租的倡议,之后网上的观点便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有人认为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因素,租客因疫情导致收入降低,疫情期间租户没有使用出租房,所以房东应该响应号召减免租金。也有一部分人表示这是道德绑架,虽然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但目前免房租只是倡议,房东也有自己的困难,可以不接受这个倡议;另外许多房东本身就是二房东,自己还面临非常大的房贷压力,如果给租户免

房租,银行也不会免自己的房贷,最终受损失的还是自己,所以不同意免房租。

安徽的理发店店主小邓以前一直为到店的老人免费理发,疫情期间,他自发地到附近社区帮老人及社区工作人员免费理发,他的房东本打算因为疫情给小邓免一个月房租,当得知这件事后,主动给小邓免了两个月房租。房东说“小邓的举动我很感动,也很赞赏,对于他来说,我能做的就是为他减免房租,减轻生活压力,尽一点绵薄之力来支持小邓,把爱传递下去,病毒无情人有情,在疫情面前,我们是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

小邓遇到如此好心业主,坦言“本来还觉得自己唐突了,毕竟她也没有义务给我免房租,现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不容易,我也更不能道德绑架。因为不论钱多钱少对于房东来说其实都算是平白无故的损失,她给我免了两个月房租,我心里除了感谢她,更多的是感动。”